

英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压轴之作

“最能代表二十世纪的一百本书”之一

世界最美儿童文学

美绘全译本

# 柳林风声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英)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岸芷 译



NLIC 2970704054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美绘全译本

# 柳林风声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英)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岸芷 译



NLIC 2970704054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林风声/(英)格雷厄姆(Grahame,K.)著;岸芷译.一武汉:崇文书局,2011.6

ISBN 978-7-5403-1986-1

I.柳… II.①格… ②岸… III.童话—英国—现代 IV.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3946 号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www.cjcb.com](http://www.cjcb.com)

E - mail [hb\\_tianyi@yahoo.com.cn](mailto:hb_tianyi@yahoo.com.cn)

书 名 柳林风声

著 者 (英)格雷厄姆

译 者 岸芷

责任编辑 姚磊

助理编辑 林新阳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邮编: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712 87679087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

印 刷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3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03-1986-1

定 价 17.5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河岸 .....	1
第二章 大路 .....	14
第三章 野树林 .....	28
第四章 獾先生 .....	41
第五章 温馨的家园 .....	55
第六章 蟾蜍先生 .....	71
第七章 黎明时的笛声 .....	85
第八章 蟾蜍的历险 .....	97
第九章 南方的召唤 .....	111
第十章 蟾蜍再历险 .....	129
第十一章 他的泪如夏日暴雨 .....	147
第十二章 尤利西斯返家 .....	165

## 第一章 河 岸

整个早晨，鼹鼠都卖劲地在他的小家中进行春季大扫除。他用扫帚扫，用掸子掸，接着又提来一桶石灰水，忙着刷墙。他拿着刷子，爬梯子，上台阶，站椅子。一直干到嗓子和眼睛里钻进了灰尘，石灰水弄脏了他黑亮的皮毛，累得臂酸背痛。春天的气息在空气中荡漾，在土壤中潜行，甚至带着一股强大的永不满足的劲头，钻进他黑暗低矮的小屋里。怪不得他猛地把刷子扔在地上，叫道：

“讨厌！”“啊，该死！”“见鬼去吧，大扫除！”然后连外套都来不及穿就急匆匆地冲出家门。地面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急切地召唤他，那条狭窄的通道把他引到一条沙砾马车路上，这是靠近太阳和空气的动物们使用的。他挖啊刨啊，扒啊挠啊，挖啊刨啊，扒啊挠啊，小爪子忙得不亦乐乎。一边干，一边自言自语地给自己鼓劲：“往上！往上！”终于“砰”的一声挖通了。他把口鼻伸向洞外的阳光，身体一下子滚进一大片暖融融的软草中。

“太好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比刷石灰强多了！”

阳光暖暖地照在他的皮毛上，阵阵和风轻抚着他发热的前额。长期与世隔绝的地穴生活使他的听觉变得有些迟钝，鸟儿

欢乐的啼啭在他听来竟如同高声叫喊。他沉浸在生活的欢乐和走进春天的喜悦(大扫除除外)中,突然情不自禁地腾空一跃,穿过草地,来到另一边的矮树篱笆旁。

“站住!”篱笆缺口边的一只老兔大声喝道,“这是私家便道,借道要交过路钱六便士!”鼹鼠根本不把兔子放在眼里,没等话落音,便不耐烦地把他撞倒在地。他沿着篱笆往前走,边走边和那些闻声急忙从洞中探头往外窥视的兔子们打趣讪笑:“笨蛋!笨蛋!”兔子们还来不及想出合适的话反唇相讥,鼹鼠已经走远了。兔子们相互抱怨开了:“你真蠢!你怎么不告诉他……”“得了,你为什么不说……”“你该提醒他……”没完没了,都是些牢骚话。当然,像往常一样,这些都是马后炮。

一切好得让人难以相信。他劲头十足地到处闲逛,走过一片片草地,顺着树篱往前,穿过簇簇矮树林,目光所及,到处是鸟儿筑巢,花儿含苞欲放,嫩叶正在抽芽——天地万物其乐融融,一派生机。在这忙碌的世间,只有他一人无所事事,悠然自得。可是不知怎的,他并未感到良心上有什么过不去,也没有声音催促他:“快去刷墙!”他觉得自己真是快乐、逍遥。毕竟,假日里最得意的事也许不是自己休息,而是看着别人忙活。

他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觉得自己的快乐十分完美,不知不觉地走到一条水量充沛的河边。他过去从未见过河——这头毛皮光滑、体态丰盈、蜿蜒向前游动的野兽。它追逐嬉闹,咯咯地笑着把东西抓住,又笑着放开,然后向新玩伴猛撞过去,把它们冲散,最后又捉住它们,把它们举起。它颤动着——波光粼粼,浪花翻卷,水声潺潺。鼹鼠看得出神,十分沉迷,如醉如痴。他在河边走着,就像大人身旁的孩童,大人讲的动人心弦的故



事使他如同着了魔一般。他终于累了，坐在河岸上，可河水还是絮絮叨叨的，诉说着世界上最美妙的故事，它们来自大地深处，最后融入永不满足的大海。

他坐在草地上向河对岸望去，对岸边一个黑洞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开始出神地畅想起来，这个洞对那些要求不高、喜欢情调的河滨动物来说是多么合适啊：它漂亮舒适，既不会被水淹没，又远离尘嚣。正当他凝视的时候，在洞的深处有一个亮亮的小东西，似乎闪了一下，随后便消失了，不一会儿又像小星星一般闪亮了一下。但星星怎么会住在这个地方呢？它又小又亮，也不会是萤火虫。后来，他定睛细看，它正对着他一眨一眨的。看清了，原来这是一双小眼睛。渐渐地，环绕着这双眼睛的一张小脸露了出来，就像一幅画的框框。

一张棕色的小脸，长着胡须。

两只匀称的小耳朵，一身浓密光滑的毛。

原来是河鼠！

于是两只动物相向而立，谨慎地互相打量着。

“你好，鼹鼠！”河鼠打招呼。

“你好，河鼠！”鼹鼠回答道。

“你愿意过来吗？”河鼠马上问道。

“说得倒轻巧。”鼹鼠不高兴地说。他对河流和河边的生活都很陌生，更别提水性了。

河鼠什么也没说，弯腰解开一根绳子，用力拉过来，然后轻盈地跳上一条鼹鼠刚才没看见的小船。小船外边是蓝色，里边是白色，大小正好可以装下两只动物。虽然鼹鼠还不能完全理解小船的用处，但也立刻被深深地吸引了。

河鼠熟练地把船划过来停稳，然后伸出前爪扶住鼴鼠，鼴鼠小心翼翼地走上船。“拉着我的手！举步轻快一些！”河鼠对他说。鼴鼠发现自己竟然稳稳地坐在一条真正的船内，又惊奇，又兴奋。

“今天过得可真痛快！”河鼠把船推离岸边，划桨时，鼴鼠说，“要知道，我长这么大还没坐过船呢。”

“什么？”河鼠张嘴大叫起来，“从来没有坐过？你从来没有……哎哟——那你一直在忙什么？”

“坐船就那么好吗？”鼴鼠腼腆地问。可是当他倚靠在座位上打量着那些坐垫、船桨、桨架以及船上所有的令人着迷的装备时，当他感觉到小船在他脚下轻轻摇晃时，他心里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百分之百肯定的回答。

“好？这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事。”河鼠一边身子前倾地划桨，一边神情庄重地说。“相信我吧，年轻的朋友，没有什么事——绝对没有——能赶得上在船上消磨时光的一半有意思。只是消磨时光。”他出神地说下去，“在船上——消磨——时光，消磨……”

“注意前面，河鼠！”鼴鼠突然喊道。

已经来不及了，小船一头撞在岸边。那位梦想家、快乐的船夫一下子四脚朝天地跌倒在船舱。

“……在船上——消磨时光。”河鼠沉着地接着说。他愉快地笑着爬起来，又说：“船里还是船外，这无所谓。一切都不重要，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你离开也好，待着也罢；你能到达目的地也好，到达别的什么地方也罢；或是永远也到不了任何地方。你总在忙，但又从不做什么具体的事。你忙完了一件



事，总是有别的事要做，如果你愿意做就做呗，但是你不做更好。喂，我说啊，如果你今天上午没别的要紧事，我俩一起顺流而下，好好地玩一天如何？”

鼹鼠快活得晃动着他的脚指头，十二分满意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十分惬意地靠坐在柔软的坐垫上。“我今天真开心！”他说，“那我们马上出发吧！”

“等一等！”河鼠说。他把缆绳系在码头边的柱子上，钻进自己的洞内，过了一会儿，他费劲地背着一只硕大的柳条午餐篮出来了。

“把它推到你的脚下。”河鼠把篮子递上船对鼹鼠说，然后解开缆绳荡起双桨。

“篮子里有什么？”鼹鼠好奇地扭动着身子问。

“冷鸡，”河鼠快速地答道，“冷舌头，冷火腿，冷牛肉，腌泡乳黄瓜，色拉圆面包，月牙面包，三明治，罐头肉，姜汁啤酒，柠檬苏打水……”

“呵，停，停。”鼹鼠兴奋地欢叫起来，“太丰盛了！”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河鼠一本正经地说，“我平时出游总是带这么多东西，别的动物都说我小气，说我太精打细算了！”

鼹鼠沉浸在新生活的喜悦之中，河鼠说的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见。粼粼水波、花香鸟语和明媚的阳光让他陶醉了。他把一只爪子伸到水中，沉醉在白日梦里。河鼠真是个好伙伴，他稳稳地划着桨，不再打扰他。

“我太喜欢你那身衣服，老朋友。”大约半小时之后他开口说道，“等我有了钱也要买一套黑绒吸烟服。”

“对不起。”鼹鼠说道，他费了很大劲才回过神来，“你一定

认为我很无礼，这一切对我来说真是太新奇了。那么——这——是——一条——河喽！”

“不错，这是条河。”河鼠纠正道。

“你真的住在河边？多么快乐的生活！”

“在河边，河上，河中，与河形影不离。”河鼠说，“河是我的兄弟姐妹、婶婶阿姨和伙伴，它给我提供食物、饮料，当然也是我的浴场。河流是我的天地，别的我什么都不要。它所没有的不值得拥有，它所不知的不值得了解。天哪，我和它一起度过了多少时光！不管春夏秋冬，它总是有无数的乐趣，给我无穷的惊喜。二月发水时，我的地窖里灌满了对我毫无用处的水，棕色的河水从我最舒适的卧室窗前流过。水退去之后，河边露出斑驳的有股李子糕味的淤泥，灯芯草和杂草塞满了河床，我可以不湿脚地在大部分河床上闲逛，可以找到新鲜的食物，还有粗心的人从船上丢失的东西！”

“不过有时也很孤单吧？”鼹鼠大胆地问了一句，“只有你和河，也没有别的人可以说说话？”

“怎么没有呢？嘿，我不应该对你有过高的要求。”河鼠宽容地说，“你对它一无所知，当然不知道。现今河岸变得拥挤不堪，许多人正在举家搬迁。它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水獭、食鱼翠鸟、鹂鹂、母红松鸡整天都在你周围，总是要你做这做那——好像人家自己没有事情需要料理似的！”

“那边是什么东西？”鼹鼠挥着一只爪子指着一片林子问。那片林子仿佛给河边的水滨牧场加了一道深色的边框。

“那边？哦，那是野树林。”河鼠立即答道，“我们这些住在河岸上的居民不常到那儿去。”

“那里的人——那里的人好不好？”鼹鼠有些紧张地问。

“这——个——嘛，”河鼠答道，“让我想想。松鼠们还不错。兔子嘛——有一些也还好，不过各种兔子都有。当然还有獾，他住在密林深处，你就是付钱让他搬到别处他也不走。亲爱的老獾！没有人打搅他，最好也不要打搅他。”他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

“嘿，谁会打搅他呢？”鼹鼠问。

“嗯，当然——有——”河鼠有些迟疑地解释道，“黄鼠狼——白鼬——狐狸——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还不错——我和他们很友好。我们见面时总要聊上几句，但他们有时会发脾气大吵大闹，这是无法否认的，这样的话——唉，你就不能完全信任他们了，这是事实。”

鼹鼠深知，总是谈以后可能会遇到的麻烦是违反礼仪的，于是他止住了这个话题。

“在野树林那一边呢？”他问道，“在那一片蓝色幽暗之处，像是群山，也许不是，看起来就像城里的袅袅炊烟，或者是飘动的浮云？”

“在野树林的另一边是广阔的世界。”河鼠说，“它对你我都无关紧要。我从未去过，而且永远也不打算去，如果明智的话你也不会去的，请不要再提它了。瞧！静水区终于到了，我们去那儿吃午饭。”

他们离开主航道，进入了一个四周陆地环绕的小湖。绿茵茵的草皮从两面斜坡缓缓地铺下来，弯弯曲曲的棕褐色树根在幽静的水面下闪闪发亮。在他们前方是一座银白色的拦河坝，紧挨水坝的湿漉漉的水轮不知疲倦地转动着，激起一堆堆水

花。水轮推动着一座如灰色山形墙般的磨坊运转着，空中回响着让人昏昏欲睡的单调沉闷的汩汩流水声，有时也发出清晰欢快的声响。这情景真是太美了，鼴鼠举起两只前爪，激动地喘着气，一个劲地说：“喔唷！喔唷！喔唷！”

河鼠把船划到岸边停稳，把手脚笨拙的鼴鼠安全地扶上岸，然后拎出午餐篮。

鼴鼠请求由他来打开篮子，河鼠也乐意让他去做，自己则伸展四肢躺在草地上休息。他的朋友兴冲冲地抖开桌布铺在地上，把各色神秘的小包一一取出，把食物摆放整齐，每打开一个包总要喘着气赞叹：“喔唷！喔唷！”一切都安排停当之后，河鼠说道：“我们来美餐一顿吧，老伙计！”鼴鼠乐颠颠地遵命，因为这天一大早他就开始大扫除，就像人们往常那样，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地干个不停。从那遥远的时刻起（他现在觉得那是许多天之前的事了），他已经历了很多事情。

当他们的肚子填进些食物，辘辘饥肠稍稍得到满足时，鼴鼠的视线便从桌布上移开了一些。“你在看什么？”河鼠马上问。

“我正在看……”鼴鼠答道，“看水面漂浮的一长串水泡，我觉得那东西怪有趣的。”

“水泡？啊哈！”河鼠快活地尖声叫着，他的声音里有某种诱人的东西。

一副宽阔发亮的动物口鼻在岸边水面上露了出来，紧接着一只水獭一下子蹿出水面，抖落皮毛上的水。

“小气鬼！”他一边说，一边向食物走去。“你怎么不请我，河鼠？”



“我们也是临时遇到的。”河鼠解释道，“顺便认识一下，这是我的朋友鼴鼠先生。”

“认识你很荣幸！”水獭说。于是两个动物便成了朋友。

“到处都这么闹哄哄的！”水獭接着说，“今天好像大家都到河边野营了。我来到这静水区是为了清静清静，正好遇见了两位老兄。至少——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知道。”

他们背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这声音是从还密密地挂着去年树叶的树篱那儿传来的，循声望去，只见高高耸起的肩膀前一个带条纹的脑袋正往这边张望。

“来吧，老獾！”河鼠叫起来。

老獾慢慢往前踱了几步，嘟哝道：“嗯！这么多人。”然后转身不见了。

“他就是这样的！”河鼠扫兴地说，“就是不合群！今天我们再也别想见到他了。得了，告诉我们哪些人到河边来了。”

“其中有一个是蟾蜍。”水獭说，“他乘坐新的赌船，一身新装，一切都是崭新的！”

两个动物相视而笑。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一门心思驾船航行。”河鼠说，“可是后来他厌倦了航行，迷上了赌博。他日日赌，夜夜赌，对别的毫无兴趣，把一切弄得一团糟。去年他又迷上了乘屋船游览，硬要我们都待在他的屋船上，我们还得装作喜欢的样子。他当时还打算一辈子都住在屋船上呢。不管他干什么，不久都会厌倦。然后又开始什么新鲜玩意儿。”

“他算是个好人，”水獭若有所思地说，“就是做事没有持久性——特别是在船上！”

从他们坐的地方隔着河心小岛可以看见另一边的主航道。正在这时，那只赌船移入他们的视野。划船的是个粗短身材——船边浪花乱溅，船身剧烈摇晃，可他还是用力地划着。河鼠起身冲他打招呼，可是蟾蜍——的确是他——摇摇头，一门心思划他的船。

“如果像他那样摇晃，一会儿功夫他就会掉进水里的。”河鼠叉腿坐下来。

“他一定会的。”水獭咯咯地轻声笑起来，“我跟你们讲过蟾蜍和河闸看守人的趣事吗？事情是这样的，蟾蜍……”

一只漫游的蜉蝣像喝醉了一般摇摇晃晃地横穿水流，那陶醉的样子正是贪图享乐的蜉蝣纨绔子弟们所追求仿效的。一个漩涡卷来，只听“砰”的一声，那蜉蝣不见了。

水獭也不见了。

鼴鼠朝下看去。水獭的声音还在他耳畔，可是水獭刚刚舒展四肢躺过的草地上却空荡荡的。极目远眺，也看不见水獭的踪影。

可是河面上又冒起一长串水泡。

河鼠哼着小曲，鼴鼠想起礼节，它禁止在任何时候对自己朋友的离开说三道四。

“算了，算了，”河鼠说道，“我想我们该走了。我俩谁来收拾盘碟呢？”那口气好像他并不十分想干这件乐事。

“啊，请让我来吧。”鼴鼠请求道。河鼠当然满足了他的要求。

当然，把盘碟装入篮子并不像把它们取出那么令人愉快。可是鼴鼠决意要从中获得乐趣。不过他刚把东西放好，把篮子

捆紧，就看见草丛中有一只盘子。盘子捡起来装好之后，河鼠又指着一只本该看见的叉子。最后，瞧！还有一只芥末罐被他坐在屁股底下，一点都没察觉。他终于还是把一切都收拾妥了，尽管经过这一番折腾，他还能耐住性子没发火。

太阳渐渐西斜，河鼠迷醉般悠悠地划着船回去。他没理会鼴鼠，只顾自己喃喃地吟着诗句。而鼴鼠吃饱喝足，十分惬意，心满意足，自以为对小船已经适应，便有点儿跃跃欲试了。于是他立即说道：“河鼠兄弟！让我划一下吧！”

河鼠笑着摇摇头。“现在还不行，朋友，等你先学几次再说吧。划船可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鼴鼠安静了片刻，但不久之后他见河鼠划得又有力、又自如，便越来越嫉妒。他在心里小声地嘀咕着，他也能划得不差分毫。他猛地跳起来，一把抓住了船桨。河鼠正望着河面出神，还喃喃地念着诗句，冷不防被鼴鼠惊得从座位上跌下来，又一次摔了个四脚朝天，而得胜的鼴鼠占据了他的位置，自信地握住双桨。

“住手，你这蠢驴！”河鼠坐在船舱高声叫道，“你不会划！你会把船弄翻的！”

鼴鼠把双桨猛地往后一挥，往水中深深一挖，可是他的桨根本没碰着水面。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倒栽葱摔在躺在船底的河鼠身上。他紧张得要命，赶忙抓住船舷。只听见扑通一声！

船一下子翻了，啊，天哪，河水真是冰凉。哦，全身湿透了。他不断地下沉，下沉，水灌进他耳朵里，嗡嗡作响。他从水底升上来，嘴里一边咳嗽，一边扑哧扑哧吐着水。太阳多么明媚，多

么亲切！当他又开始下沉时，心中万分绝望！正在这时，一只有力的爪子抓住了他的后脖，原来是河鼠。他分明在笑——鼴鼠可以感觉到他的笑通过胳膊传过来，经过爪子，一直到达他——鼴鼠——的脖颈。

河鼠把一支船桨推到鼴鼠的腋下，然后把另一支桨推到鼴鼠的另一侧腋下。他在后面游着，把那无助的家伙推到岸边，又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把这可怜兮兮、瘫如烂泥的鼴鼠安顿在河岸上。

河鼠把他身上的水揩了揩，又把他衣服里的水拧了拧，然后对他说：“老伙计，在纤道上来回使劲跑一跑，暖和一下身子，好把衣服弄干。我潜下水去捞午餐篮。”

于是浑身湿透、满心羞愧的鼴鼠神情沮丧地来回小跑，直到身体干爽起来；而河鼠则又一次跳入水中，把船翻过来扶正，拴在岸边，再把浮在水上的东西一点点地捞上岸，最后熟练地潜入水中找到午餐篮，奋力把它拽上岸。

又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鼴鼠懊恼地在船尾坐下。船儿离岸时，他激动得哽咽着喃喃地说：“兄弟，我宽宏大量的朋友！我为自己愚蠢而鲁莽的行为羞愧。一想到我差一点把那漂亮的午餐篮弄丢了，我就难过得要命。你能不跟我计较，原谅我这一次，下不为例好吗？”

“好吧，这没什么，祝你好运！”河鼠乐呵呵地答道，“身上弄湿一点对河鼠来说没什么大不了。我待在水里比待在岸上的时间更多。喂，我说啊，我真希望你能到我家住上一段时间。我家很简陋，你知道——根本比不上蟾蜍的房子，不过你还没见过蟾蜍的房子，但我可以让你住得很舒坦。我可以教你划



船、游泳,不久你就能跟我们一样在水上行动自如了。”

鼹鼠被他这番言辞恳切的话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只好用爪背拭去从眼中滚出的两滴泪珠。善解人意的河鼠朝别处看去。鼹鼠的情绪马上高涨起来,他甚至可以对那两只看见他邋遢模样而相互窃笑的母红松鸡针锋相对了。

他们到家后,河鼠在客厅里生了一堆旺火,让鼹鼠坐在炉火前的扶手椅中。河鼠还为他从楼上取来家常便服和拖鞋,在晚饭前,给他讲了不少与河流有关的故事。对于像鼹鼠这样的陆地动物来说,这些故事真是扣人心弦。这些故事有:拦河坝、突发的洪水、跳跃的狗鱼、丢硬瓶子的轮船——扔瓶子确实是事实,而且是从轮船上丢下来的,所以有人以为是他们干的;还有苍鹭的故事,他们对谈话的对象十分挑剔;另有关于水沟历险、与水獭深夜捉鱼、与老獾野外远足等等。晚饭吃得十分愉快,可是饭后不久,沉沉的睡意便向鼹鼠袭来,周到的主人把他送到楼上最好的卧室里休息。在那儿鼹鼠便把头安放在枕头上,十分平静、十二分满意地很快睡着了。他知道他新结识的朋友——河流正轻轻拍打着窗台。

对于摆脱了束缚的鼹鼠来说,这一天只是许许多多相似日子的开端,随着盛夏的来临,以后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有趣。他学习游泳、划船,领略流水的欢乐。他把耳朵贴近芦苇秆时,不时听见风吹过时留下的轻声絮语。